



刘斯奋 诗译

宋四家词选  
周邦彦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刘斯奋诗译宋四家词选：辛弃疾

我国号称诗国。诗词有着悠久而尊崇的地位。在古代，诗词作为一种主流的文艺样式，其影响可以说全面覆盖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长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时今日，古典诗词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仍旧有着巨大的审美价值和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诵读和研习古典诗词，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极其丰富和美妙的精神享受，进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和文化品位；而且还可以凭借活泼生动的艺术描写，去形象地感受古代社会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喜怒哀乐的情怀。与艰深枯燥的古籍经典相比，诗词无疑是认识和接通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道便捷得多的桥梁。

当然，古典诗词毕竟是古代的作品，且不说思想观念，光就遣词造句、语法结构而言，与今天显然存在颇大距离。譬如用词务求省俭精简，句子必须迁就格律的要求等等。因此甚至与古代的文章相比，诗词在语法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律。如果不掌握，就会造成阅读理解的困难。例如“海日生残夜”这句诗，按文章的语法应该是“残夜生海日”或者“海日生于残夜”才对。但为了迁就平仄声韵的格律规范，就把“残夜”和“海日”来个对调；加上五言诗每句只能五个字，结果那个“于”字也只好省略了。如果不懂得这种特点，仍旧按文章的语法来读这句诗，就会给弄糊涂：海日怎么能“生”出残夜来呢？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个例子。类似的特殊语法可以说比比皆是。再者，如果说五言、七言诗，由于句式整齐，还比较容易掌握。那么到了词这种体裁，句式更是千变万化。不熟悉规律的读者就往往如堕五里雾中，感到茫茫然不知所谓。事实上，与解诗相比，解词从来就是更加不易的一件事。这是前人早就感叹过的。

笔者秉承家学，自幼即修习古体诗词，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此道之难。欣逢国运重兴。传统文化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而年轻一代中，

爱好古典诗词或希望对此有所了解者颇不乏人。而适应诵读研习的需要，近年来，各种注解赏析的选本亦层出不穷。但由于上述原因，加上许多注释者自身缺乏从事创作的实践，真正能够做到在正确通解全篇的基础上，去从事赏析的本子却不多。而很明显，要做好这件事，对原作进行准确精到的全篇串解，是最首要的一步。否则就势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有慨于此，所以近日翻出许多年前所做的一批功课，觉得其中尝试用白话散文与原作逐句对译的部分，由于当时颇下过一点功夫，因此至今看来还经得起推敲，似乎还有一点价值。于是不揣浅陋，再经琢磨加工之后，商诸广东教育出版社。承他们不弃，允诺付梓。如果读者觉得这本小书对于认识欣赏宋代的四位著名词人——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的作品确有帮助，同时对于理解把握“词”这种诗体的语法修辞规律有所补益，那就是选译者的最大欣幸了。

刘斯奋

2008年5月8日于羊城蝠堂

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在南京的一所道观——鸿庆宫里传出噩耗：该宫提举、前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的周邦彦病故了。

这位北宋末期最杰出的词人，文人词的集大成者，著名的宫廷音乐家，经历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以他优雅的、妙曼的、伤感的作品风靡了词坛，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之后，终于在六十六岁这一年，停止了他的歌唱。

也许，他死得正是时候。因为这一年，腐朽不堪的北宋王朝正被方腊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只是用了极残暴的手段，才把起义农民镇压了下去。可是，这个腐朽的政权却无法抵御北方金人的进攻。六年之后，汴京陷落，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北宋王朝就宣告覆亡了。周邦彦先此而逝，使他得以免于经历这惨痛的一幕。

也许，他死得太早了一点。因为国破家亡的深痛巨创，会强有力地影响他的创作，使他从偎红倚翠的残梦中惊醒过来，唱出更多一些

时代之音，家国之恸。如果我们看到像宋徽宗赵佶那样一位荒淫腐败的皇帝，在亡国被俘之后，也写出了《燕山亭》、《眼儿媚》〇3 一类的哀歌，那么，对于周邦彦作出这样推测，也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然而，过早的逝世，使他未能用这一方面的主题来充实，开拓他的创作领域。就他所应该取得的成就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然而，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词人，周邦彦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陈郁《藏一话腴》记载：“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

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载：“清真乐府播传，风流自命，顾曲名堂，不能自己。

张端义《贵耳集》：“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他文也。”

沈雄《古今词话》：“徽庙时，邦彦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词，名流辄为赓和。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全和之，合为《三英集》行世。”

仅从上述点滴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市井民间，周邦彦的名声都已经很响亮了。

就是皇帝，对他的才能也十分赏识。让他提举(掌管)大晟府(全国的音乐总署)便是一个证明。据《历代诗余》引用《古今词话》的一条材料说：“王都尉有《忆故人》词云：‘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沈雨散，凭栏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徽宗喜其词，犹以为不尽宛转，遂令大晟乐府别撰腔。周美成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云。”这个王都尉，就是王诜。他是宋英宗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丈夫，官为驸马都尉，诗、书、画都很有名。连他的词都让周邦彦修改，足见周邦彦在当时词坛上的权威地位。

至于后人对他的推崇，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例如刘肃说：“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风流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是冠冕词林。”（《片玉集》注）

沈义父说：“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词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

《四库全书提要》说：“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非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刊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片玉词提要》）

周济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陈廷焯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

今天的读者尽可以不赞同这些评价。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周邦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

那么，周邦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词人？他的作品有些什么特点？他为什么会在词坛上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现在，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周邦彦，字美成，别号清真居士。仁宗嘉佑二年丁酉（公元 1057 年）出生于钱塘，也就是后来南宋的京城临安。即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早在北宋以前，那就是一个繁华美丽的城市。词人柳永曾经在《望海潮》词里描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

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不难想像，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都市，对于少年词人的思想和气质的形成，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日后在他的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富艳精工、珠鲜玉艳、淡远清妍一类特色，都有着这个江南都会的鲜明印记。可是在当时，词人却因为他那多情的性格、艳发的才华和浪漫的行为受到家人和亲族责备，把他看成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败家子。

不过，他的游荡是有限度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实际上还在努力攻读，“博涉百家之书”。并于二十四岁这一年，离开钱塘家乡，到汴京进入太学读书。元丰六年，他二十八岁，呈献《汴都赋》一篇，长达万余言(一说七千言)。据说，其中“多古文奇字”。宋神宗命左丞李清臣朗读，因不能尽识其字，有许多只能按偏旁来读。神宗因此大为惊异，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去，提拔为太学正。周邦彦一鸣惊人，他的得意心情是不难想见的。可是，三年之后，神宗死了。哲宗登位。又过了一年，刚好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需要教授(掌管学校课试等事)一名，周邦彦就被派去充任。后来，又转到了荆州。一直住到哲宗元佑七年。

周邦彦在东京(汴京)的几年，政治上虽然没有得到更大的进展。但是京城的生活却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眼界。东京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它那种格局和气派又是钱塘所不能比拟的。请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的一段记载：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正当輶轳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逼之异味，悉在庖

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虽是写的徽宗年间的景象，但与神宗年间也相去无几。周邦彦在那几年闲着无事。他又是一个爱玩爱乐的青年，自然是尽情地游荡着、感受着、吸取着，把京城生活的那种典丽深密、浑厚和雅的气息揉进了他的创作中。在京城，他还结识了一大群歌儿舞女，并且和其中的几位建立了较深的情谊。此后，他便常常地思念着她们。直到后来重回京城，他还去寻访她们。

应当说明，当时，东京城内还居住着大量贫苦的人民，而在朝廷里，围绕着坚持变法还是废止变法的问题，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官僚，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官僚也正在展开剧烈的斗争。但是这些，年青的词人却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的确，他的心灵太脆弱，容量也太有限，它装不下那些粗硬的、尖利的、爆炸力太强的东西。

在庐州和荆州七年，再加上到江苏担任溧水县令的四年，周邦彦在外整整漂泊了十一年，其间还可能到陕西长安游历了一次。在这十一年中，他过得似乎并不愉快。他常常怀念着东京，怀念着故乡钱塘，还怀念着他那些相好的歌女们。

在荆州的元宵节，他厌倦地唱道：

“……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解语花》）

当他在汉水之滨，与一位女郎分手之后，他的心情变得那样孤寂、凄凉：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浪涛沙》）

在江苏溧水县，他的乡思越来越强烈了：

“……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隔浦莲》）

终于，他发出了深沉的怨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满庭芳》）

这结末几句，梁启超曾评论说：“最颓唐语，却最含蓄。”事实上，在这十年内，周邦彦身上那种伤感、颓唐的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他的词中处处表现出来，成为贯穿他整个创作的一种特质。从大处观之，这又是同当时繁华已极，而又腐朽已极的社会相一致的。或者说，正是北宋社会行将凋谢衰亡的信息，在词人敏感的心灵中所造成的感应。是的，周邦彦不是敢于与潮流抗争的健儿，也不是遗世独立的高士。他只是一个与世沉浮的俗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名歌者。他摆脱不了周遭社会风气的包围；或者，根本没有想过要摆脱它。

大约在哲宗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周邦彦被召回汴京任国子监主簿。次年六月，哲宗在崇政殿召见他，命他重进《汴都赋》，改任秘书省正字。三年后，徽宗继位，改授校书郎。以后，他的宦途似乎顺利起来，升任为考功员外郎不久，又当上了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几年后，再升为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后来河中府去不成，次年改知隆德府，徙明州府。政和六年（公元 1116 年）他再度被召回汴京，入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太晟府。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一岁了。两年后，出知顺昌府；宣和二年（公元 1120 年）徙知处州，同年罢官，提举南京鸿庆宫。因值方腊起义，逃难至杭州，又到扬州。宣和三年返回南京，同年病故。

周邦彦这后半生的经历，比较平稳。他没有卷入当时激烈的党争，也没有受到大的挫折，他凭藉资历一步步地晋升到列卿的地位，词名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这时，北宋的词坛，在一百多年当中，已经历了

几番演变。仁宗年间，以晏殊、欧阳修为领袖，基本上承袭着晚唐、五代的风范，而主要师法冯延巳的雍容典雅的路子，虽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到底个性未显，而且只有小令。柳永继起，因仕途失意，流连坊曲，应乐工和歌妓们之请，倾力作词。他精通音律，擅长铺叙，于是吸取民间音乐的发展成果，变旧声，为新声，变短调，为长调。使词的整个格局为之一新。柳词亦因此普遍风行。但也存在不够成熟的种种弱点，如空疏、直露，浮浅、俚俗等，真正完美成熟之作还不多。到了神宗朝，苏轼很不满意柳词，打算用极端的办法加以改革。他写词，立旨力求雅正高洁，用笔标榜清刚雄健。结果，词的境界扩大了，为南宋豪放派词的出现做了先导。可是终北宋之世，响应他的却少而又少；相反，以矫枉过正，不合音律来攻讦他的，却大有人在。这说明，就词在北宋这个发展阶段而言，苏轼只能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而不是集大成者。这个集大成的任务，是由周邦彦完成的。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作为北宋文人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作品的一些特点。

我们知道，文人写词的风气，早在唐代中期，就逐渐出现。晚唐、五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西蜀和南唐，词风尤盛。入宋以后，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年变乱相寻的局面，社会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词坛也出现了空前鼎盛的局面。纵观从晚唐到北宋末年这二百多年间的创作情况，除了苏轼等个别作者外，词的内容几乎全部都集中为两个方面——风月相思和羁旅行役。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同无论是晚唐五代，还是北宋时期，文人词都是作为歌筵舞榭上娱乐消闲的工具这一点，有着极大的关系。周邦彦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创作，也同样表现出这种鲜明的特点。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曾经谈到这一点。他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

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而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事实正是这样，在周邦彦现存的近二百首词中，除了个别的篇章（如《西河·金陵怀古》）外，几乎全部都是抒发“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的作品。他的集大成，从题材来说，就是集的这一方面的大成。而这，又是为词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所规定的了。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对周邦彦词的题材狭窄，内容贫弱提出批评。但是，如果我们联系整个词坛发展的历史，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问题，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周邦彦的词从题材来说，基本上没有超出晚唐、五代以来的老范围。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没有任何有个性的东西。相反，周邦彦的词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这种个性并不仅是表现在个别的一首词或一个句子中，而是在他的整个创作都体现出来。这种个性就是前文提到的那种伤感和颓唐的气质。《皱水轩词筌》的作者贺裳把它比喻为“柳欹花蹊”，可以说是顿为贴切。周邦彦的词给人的印象，确实像一束开到了尽头的鲜花，一树倦于飘拂的垂柳。它们的美，是一种颓废的美。在其中，固然没有愤怒，没有呐喊，没有慷慨高歌，甚至也没有希望和恐惧。有的只是迷惘的微笑，沉沉的鼻鼾和怀旧的伤感。他絮絮叨叨地告诉你，他如何受到命运的播弄，目的仅仅在于得到你的一声同情的叹息，而决不会再多：

对宿烟收，春禽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黏帘竹。邮亭无人处，听檐声不断，困眠初熟。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白怜幽独。行人归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车毂。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等闲时、易伤心目。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况萧索、青芜国，红糝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

## ——《大酺》春雨

他还一再向你谈起他的种种艳遇。但并不是想夸耀。只是为了告诉你：后来他怎样失去了她，落得苦恼不堪，而又无可奈何……

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暖日明霞光烂。水眇兰情，总平生稀见。画图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温，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秋虫叹。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 ——《拜星月》秋思

像这一类情调的作品，在《片玉词》中绝不是个别的，偶然出现的。绝大部份作品，都是这样一种情调。如果说，晚唐以来把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作为题材的文人词，大都带有伤感、颓废的倾向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在《片玉词》中就表现尤其集中而突出。这个方面，周邦彦也可以称为集大成者。

周邦彦的真正成就和贡献，今天看来，主要还是在艺术技巧和形式格律方面。关于这方面，前人有不少评语。除了前文已录引过，这里不再重复的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如强焕说：“美成抚写物态，曲尽其妙。”（《题周美成词》）陈振孙说：“美成词多用唐人诗櫟括入律，混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直斋书录解題》）张炎说：“美成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词源》）先著说：“美成词乍近之，觉疎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久之，则舌本生津。”（《词洁》）戈载说，“清真之词，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妍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七家词选》）王国维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

## 瑞龙吟

此词为《清真集》压卷之作，选家所必录。本来，“人面桃花”一类故事，在我国古典作品中可以说并不鲜见。这首《瑞龙吟》写的也是这么一段经历。然而在短短的一百四、五十字中，把情事表达得如此曲折委婉，雅驯深密，举措自如。却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素养。

章台路，  
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  
愔愔坊陌人家，  
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  
因念个人痴小，  
乍窥门户。  
侵晨浅约宫黄，  
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  
访邻寻里，同时歌舞。  
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  
吟贱赋笔，犹记燕台句。  
知谁伴？  
名园露饮，东城闲步。  
事与孤鸿去。  
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官柳低金缕。  
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  
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今译)

我重新来到这条大街，  
恰好又是梅萼飘残，桃花初放的时节。

哦，这静幽幽的街巷，这熟悉的人家，  
就连啁啾营巢的燕子，也寻回了旧日的屋檐。  
一阵伤感兜上心头，我不由得止步凝思起来——  
当时她是那般娇小天真，  
冷不丁地走出门来窥看。  
那一天是大清早，她特意淡淡地涂了一抹额黄，  
一边举着衣袖挡风，一边笑盈盈地同我说话。  
现在，我又重新来到这里，  
沿着街巷寻访，打听当年同她一起歌舞的那些姐妹，  
也只有生长于演艺世家的她，提起名字大家仍然交口称道。  
当时我为她吟诗作赋，有些句子人们还记得起来。  
可是，却不知道如今陪伴她的是谁？  
据说，他俩经常在名园里饮宴，或者双双到东城去散步。  
唉，原来事情就像天边那飞逝的孤雁，不可挽回了！  
我来这里是为着寻找春天，得到的却是失意和伤感。  
连路旁的官柳也默默地低垂着金黄的枝条。  
在苍茫的暮色中，我骑着马回去。丝丝细雨从池塘上飘过来。  
我最后回望一眼那令人愁肠欲断的院落，  
只见帘子晃荡着，乱纷纷的飞絮正绕着它打转……

(注释)

章台路：秦昭王曾作章台于咸阳。此台汉时犹存。台前有路。《汉书·张敞传》：“敞……走马过章台街”。此借指京城的街道。

悵悵：幽静貌。坊陌：街巷。

黯：愁苦不安貌。凝伫：有所思虑而徘徊或小立。

浅约宫黄：又称约黄。古代妇女涂黄于额上，作妆饰。梁简文帝《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前度刘郎：唐刘禹锡自朗州召回，重过玄都观，只见兔葵燕麦，动摇春风中，因题诗道：“种桃道士知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借刘郎自指。

秋娘：唐代金陵歌妓。杜牧有《杜秋娘》诗，并有序。此作歌妓的泛称。

燕台句：唐李商隐曾作《燕台四首》，洛阳女子柳枝闻之，慕其风采，约与偕归。后因事不果。未几，柳枝为东诸侯取去。商隐有《柳枝五首》（并序）纪其事。这里用此典故，亦有暗示该女子已归他人之意。

露饮：露顶而饮。极言其欢纵。

（集评）

周济《宋四家词选》云：“‘事与孤鸿去’一句，化去町畦。不过‘人面桃花’，旧曲翻新耳。看其由无情入，结归无情。层层脱换，笔笔往复处。”

夏敬观评《清真集》云：“词中对偶句，最忌堆砌板重。如此词‘褪粉’二句，‘名园’二句，皆极流动，所以妙也。”

## 琐窗寒

京城寒食，风雨凄迷。词人的心情也是闷闷的。他想到宦途的奔波，想到年华的逝去，也想到故乡的风物……

暗柳啼鸦。

单衣伫立，小帘朱户。

桐花半亩，静锁一庭愁雨。

洒空阶，夜阑未休，

故人剪烛西窗语。

似楚江暝宿，

风灯零乱，少年羁旅。

迟暮。

嬉游处。

正店舍无烟，禁城百五。

旗亭唤酒，付与高阳俦侣。

想东园、桃李自春，

小唇秀靥今在否？

到归时，

定有残英，待客携尊俎。

(今译)

柳阴深处，传来老鸦的啼叫。

我披着一袭单衣，伫立在带垂帘的红色窗户前。

半亩的桐花，在庭院中静静地开放着，伴随着愁人的绵长春雨……

冷密的雨点洒在空荡荡的石阶上，到半夜还没停住。

我乾脆同老朋友剪着烛花，在西窗下作彻夜长谈。

多么相似啊。当年在荆州江上夜宿，

看灯火在风里闪烁不定。那种少年漂泊的滋味也是这样的。

如今年纪大了。

何况那些游玩的地方——

无论酒店还是客舍，今日一律不举烟火。整个京城都在过寒食节。

说起“旗亭唤酒”的豪兴，还是让给那些爱喝酒的朋友们去发挥吧！

我只怀念着：东园里的桃树和李树该又盛开了。

那无数像小巧的嘴唇、娇美的酒涡的花朵还同往常一样吗？

到我归去时，

枝头上必定还会剩下一些，等待我带着酒席去观赏哩！

(集评)

此三句周济评曰：“奇横”。夏敬观评曰：“此处情中带景，所以不薄”。

陈洵《海绡说词》云：“‘迟暮’钩转，浑化无迹。以下设景、设情，层层脱换，皆收入‘西窗语’三字中。”是认为下半阙均为与故人西窗夜语之内容。可备一说。

## 风流子

《历代诗余?词话》引《挥尘余话》云：。周美成为江甯府溧水令，主簿之姬有色而慧，美成常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此说是否有据，不得而知。而王国维氏表示怀疑。不过，可以推测的是，词中那位并未露面的女子，确曾与词人有过某种默契。可是人事乖蹇，未能如愿。当词人重到她的门外，却连相见一面也已经不可能了。他只好在墙下久久地徘徊、流连。

新绿小池塘，  
风帘动、碎影舞斜阳。  
羨金屋去来，  
旧时巢燕，  
土花缭绕，  
前度莓墙。  
绣阁凤帷深几许？  
曾听得理丝簧。  
欲说又休，  
虑乖芳信；  
未歌先咽，  
愁近清觞。  
遥知新妆了，  
开朱户，  
应自待月西厢。  
最苦梦魂，  
今宵不到伊行。

问甚时说与，  
佳昔密耗，  
寄将秦镜，  
偷换韩香？  
天便教人，  
霎时厮见！何妨！

(今译)

小小的池塘，荡漾着一泓新绿  
轻风吹拂窗帘，片片碎影在斜阳中闪动。  
能在这华丽的屋子自由地飞进飞出，多值得羡慕啊——  
那一双啁啾营巢的燕子；  
而眼前堵苔花斑驳的，  
却依旧是把我挡在门外的那堵高墙！  
啊，她居住的阁楼，有多少重绣花帐幔深深隔阻着！  
我曾经在那里听她吹弹演奏。  
当时，她好像要对我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也许她耽心应诺了却无法履约吧？  
她打算为我唱一支歌，可是尚未开口就咽住了，  
只是默默地举起了酒杯……  
眼下，我猜想她已经换上了晚妆。  
正在打开红色的小窗，在西厢房里守候月亮升起。  
多苦恼啊，就算是做梦吧，  
我今天晚上恐怕都到不了她的身边。  
哎，你打算到底什么时候，  
才把好音讯告诉我？  
好让我把秦嘉的宝镜寄给你，  
偷偷换取那韩寿的奇香。  
老天啊，你又何妨让我们见上一面，